

之也，弗思耳矣。”董仲舒从诸子百家中选择了孟说，在“仁义礼智”后面添了个“信”便将“五常”定夺。

当前，我们的学界只愿做添加的工作，很少有人做删减的工作。因前者保险，后者容易招致政

治批判和道德批判。其实加减是辩证统一的，加或减都是辩证思维不可或缺的环节。如只有加没有减，体系就会非常庞杂，就不能被群众所接受与认可，就不能走向大众化。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题

雷 云(浙江省社科联名誉主席、研究员)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处于新的历史转折阶段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来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我对此学习和研究不够，讲不出什么深刻的意见。下面简要谈三点初浅认识，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从三个主词、元素、层次中把握内涵

我们讨论任何一个问题，首先须把它的固有内涵搞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个科学范畴，包含着三个主词或者说三个元素、三个层次：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价值体系”，三是“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指的是它的性质，体现了由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思想文化方面的社会制度属性，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用老祖宗的话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正是这一点，把它与其他的价值体系例如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从原则上区别开来了。“价值体系”，指的是它所具有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内容不是单一的、个别的，而是众多的、一系列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把它的基本内容明确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它是由这四个方面基本内容构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

“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它在我国社会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中，起着主导、引导、统领的作用，核心的作用，遥遥领先、非同一般的作用。可见这三个主词、元素、层次，分别标示了它的性质、内容和地位。搞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科学范畴的全部深刻内涵，否则就将陷入认识上的片面性。比如，忽略了“社会主义”，就会模糊其方向；忽略了“体系”，就会导致其简单化；忽略了“核心”，就会贬低其重大意义。我听到有些同志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概念烦琐复杂，令人费解，有些同志还径直表示不赞成这种提法。但是我觉得只要弄清楚上述三个主词、元素、层次，对何以提出这个概念，就不难理解了。

二、最要紧的问题是“老祖宗”一定不能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的四个方面基本内容，都极为重要。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四者缺一不可，相互关联、不能分割。但是在四者关系中，最主要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

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成为制定一切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它是我们党的旗帜,立党治国的根本。所以在上述四个基本方面内容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首要内容,其他三个方面内容,都只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具有名副其实的意义。明确这一点,方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始终保持正确的性质和方向。那么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呢?关键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和根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经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马列主义是主干,其他都是枝叶。没有主干,就没有枝叶。枝叶茂盛,离不开主干。邓小平还直接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老祖宗一定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也是邓小平对我们的谆谆教导。怎样才能做到不丢老祖宗?说来话长,一言难尽。不过根据党的历史使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联系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我认为尤须强调的是:第一,老祖宗的著作不能丢。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读老祖宗的书似乎不那么时兴了,在书店里早已不见《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单行本了,《毛泽东选集》已很少有人系统阅读,更不用说《毛泽东文集》了。不少党员、干部以至高层次领导干部,虽然口头上每天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事实上却连《邓小平文选》都未认真、系统地学习过。这种情况不改变怎么行?不丢老祖宗,就应当分别对一般党员和各级干部硬性规定而不是一般号召读几本马列的书,毛泽东的书,并且要进行严格的培训和考核,藉以增强党员、干部的理论素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须知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拥有七千多万名党员的最大的共产党,理应有最高的理论水平。然而从广大党员、干部的总体理论素养来看,离这个要求还是相去甚远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在这方面也得有一种“忧患意识”。第二,老祖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丢。就是说,必须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会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为什么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党性观念和宗旨意识淡化,工作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虚假浮夸等作风盛行,以及种种消极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说到底是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而其总根子是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一点十分值得反思和深省。第三,老祖宗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我们现在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出“中国特色”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中国特色”的根基还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中,离开了它,“中国特色”就会走偏方向,“特”到民主社会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那末什么叫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呢?最根本的,一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搞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不能丢,即“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恩格斯语);二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不能丢,即必须坚持邓小平根据老祖宗的学说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三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不能丢,即必须始终把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实现一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四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能丢,即必须牢记共产党就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打好基础的社会,决不能信奉“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那种机会主义的教条和公式。

三、排除“普世价值”论的抵制和干扰

近几年来,存在不存在“普世价值”,怎样认识和对待“普世价值”的问题,在学界引发广泛争议,论者们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把人弄糊涂了。我对此并无研究,没有发言权。但是既然探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却不能不涉及这个问题,所以还得被迫面对而不能沉默不语。我想撇开深奥的道理,把问题尽量简化,谈几点看法。其一,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和传承中,确实可能形成一些为全世界各国各民族所普遍认同并为之追求的价值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承认有“普世价值”这种东西。其二,“可能形成”并不等于“已经形成”。由于当今世界还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的世界,所谓“普世价值”其实并

不“普世”，就基本的价值观念、价值追求来说，处于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中间，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统一的，一致的。难道可以认为，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被剥削的广大劳动者与剥削者、食利者、寄生虫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吗？其三，竭力宣扬、鼓吹“普世价值”的同志，拿出来的东西，说来说去无非是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那一套，意在主张把那一套搬到中国来，说白了是要中国模仿和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我认为这样的主张是不可取的，除非我们改弦易辙，改旗易帜，宣布不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了。其四，那种所谓的“普世价值”，与我们要建设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在是互不相干，对不上号。当然，这不是说那套价值观念中没有积极的有益的东西，没有值得我们吸取、借鉴的地方，但是从实质上、根本上说，与我们要提倡和坚持的价值观念、价值追求，是不可相提并论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所以在我们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抽象地宣扬那套价值观念，把它说成是我国也应当奉之为圭臬的“普世价值”，无疑是对我们的一种干扰，是在制造一种阻力，是在实行一种抵制。如果我们不明辨这一点，并且照此办理，那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马克思恩格斯的“普世价值”观

胡承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
浙江省“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普世价值观源自 18 世纪的启蒙学者们，是启蒙学者们最为伟大的思想理论贡献。他们认为真正属人的社会和生活，是按理性建立起来的，而理性就是普世价值，在理性标题下，普世价值的主要原则有独立、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以及民主。对普世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是辩证的，一方面是继承并以此为出发点；另一方面是批判、超越。

首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开篇就直接点明：“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 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①在后面讲到平等问题时，恩格斯又指出平等观念特别是卢梭的平等理论，“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巨大的

鼓动作用。”^②

其次，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费尔巴哈提纲》等文献中一再强调：哲学当走向现实，现实当趋向哲学。这里讲的哲学就是指普世价值。这是稍有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更为明了的还在于马克思在分析无产阶级解放自身依据时指出，与农民获得权利依靠习惯权利（参见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文章）、资产阶级凭靠资本实现自己的权利主张不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他们要获得解放的“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③亦即人权。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带着无产阶级进行反封建及外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时指出，“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④这